

惜
抱
軒
文
集

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攜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
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已而已以攜約
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
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
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
世之望於攜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
猶未足以限吾攜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
鼐記

寶扇樓後記

朱子頴家有

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

履焉王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視余余讀而歎曰昔漢
武旣招英俊程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爲
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
於自效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幃
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
迕有謂仲應接之難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
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

聖祖知遇內侍

最久其後乃出入宣力躋於二品今子穎之任用略同
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日
之輝光侍清宴之閒暇聖翰雲章璀璨懷衷蓋

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盛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穎旣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倘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國恩之無窮將有濯然不知泣涕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書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爲洪縣尉洪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

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旣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阨困難伏首相對閨闈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尙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

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士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記江寧李氏五節婦事

江寧李文兆之妻呂氏年二十二而夫死一子方襁抱家貧甚無以生也文兆有族兄弟曰文采哀之以屋居其母子子長爲賈呂氏今年六十餘矣於法當旌於朝待吏舉焉文采之族有文華妻楊氏文昇妻魏氏文旭妻胡氏文中妻張氏皆守節以老文采皆收卹之凡數十年而四人者夫死婦年逾三十矣於例不當旌夫人之所遭不同女年三十而發其苦有逾於二十而發者

國家立制不得不立之限耳若夫人心之褒善非可以
例論也文采生平嘗憫五節婦之遭欲爲之紀文采沒
子際春從鼎學以告鼎鼎謂五人者貧而能守善皆可
褒而文采之卹其窮而欲著其名義併可稱也因爲之
錄云

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
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迹無度而有度天
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
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

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尙
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也勤於力者不能知
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
一日得尙書書快雨堂舊榻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
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間或譽之或笑之禹
卿不屑也今夫鳥鰲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
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尙書其書殆已
至乎其尙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
定焉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
兩崖忽合屏矗墉回嶄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
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漚
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艸松檉槐楓栗橡時有鳴鶻谿
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
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岨可二里連石若
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岨也或曰
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
人前山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岨書其
上曰蠟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文學

沖於池側方平地爲臺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
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
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繇從使繇爲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
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曰觀峰在長城
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
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
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
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遶

泰安城下鄆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人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旣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

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 皇
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
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
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
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
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
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礪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
環而缺其南而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

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
下初日澄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
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
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 皇帝來

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
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
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
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沂
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
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

言佛骨澄之弟子曰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符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返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晴雪樓記

遼東朱孝純子穎知泰安府之二年境內旣治無事作樓於居室之東曰晴雪之樓又一年余自京師來遊泰山偕子穎登其上思昔子穎西在巴蜀以軍興使雲南永昌後又逾美諾之巖入小金川之阻冰雪所涸師旅所屯往來常數千里今年賊起泰安鄰郡子穎最先造大府幕爲出方略親戰臨清城下巨炮越頭上手射斃賊首一人率士入城遂定餘孽余誠偉其氣然方其出入險難之地履鋒鏑之所交忠謀勇氣諒不顧已固不知復有燕遊之樂及事定時夷口不言功伐蕭條登眺澹若無爲此所挾持蓋過人益遠矣余驚怯無狀又方

以疾遐浮覽山川景物以消其沈憂與子穎仰瞻巨嶽
指古明堂之墟秦漢以來登封之故迹東望汝源西流
放乎河濟之閒蒼莽之野南對徂徠新甫思有隱君子
處其中者之或來出慨然者久之又相視而笑余之來
也大風雪數日崖谷積滿霽日照臨光暉騰暎是樓之
名若獨爲余今日道也然則樓之記非余而孰宜爲乾
隆三十八年十月作樓始成三十九年十二月桐城姚
孫記

遊雙谿記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瑯一青張若兆應宿

同入北山觀乎雙谿一青之弟仲孚與邁而疾作不果
來一青又先返余與應宿宿張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
谿漲畱之累日蓋龍谿水西北來將入兩崖之口又受
椒園之水故其會曰雙谿松隄內繞碧巖外交勢若重
環處於環中以四望煙雨之所含散樹石之所擁露其
狀萬變夜其一鐙憑几默聽衆響皆入人意蕭然當文
端遭遇

仁皇帝登爲輔相一旦還老

御書雙

谿以賜歸懸之於此櫺優游自適於此者數年乃薨天
下謂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蚤匿於巖窔
從故人於風雨之夕遠思文端之風邈不可及而又未

知余今者之所自得與昔文端之所娛樂於山水間者其尙有同乎耶其無有同乎耶

觀披雪瀑記

雙谿歸後十日偕一青仲孚應宿觀披雪之瀑水源出乎西山東流兩石壁之隘隘中陷爲石潭大腹弁口若罌瀑墜罌中奮而再起飛沫散霧蛇折雷奔乃至平地其地南距縣治七八里西北距雙谿亦七八里中開一嶺而山林之幽邃水石之峭厲若故爲詭愕以相變焉者是吾邑之奇也石潭壁上有刻文曰敷陽王孚信道建安陳信臣滎陽張曉子厚合泚皇甫升紹聖丙子正

月甲寅凡三十六字信臣皇甫甲寅之下各有二字損
焉以茲澡之近依縣治而余昔嘗來遊未及至而返後
二十餘年及今乃履其地人前後觀茲澡者多矣未有
言見北宋人題名者至余輩乃發出之人事得失之難
期而物顯晦之無常也往往若此余是以慨然而復記
之

隨園雅集圖後記

曩者鼎居京師友人程魚門爲語在江寧時嘗寓居袁
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靚使人忘
世事欲從之終老也簡齋先生與鼎伯父薑塢先生故

交友而鼂未見獨聞魚門語誠不能忘其後鼂以疾歸
閒居於皖簡齋先生遊黃山過皖鼂因得見先生於皖
又後七年鼂至金陵始獲入隨園觀之魚門語不虛也
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獨家歸江寧因見先生述其
語而相對太息先生故有隨園雅集圖所圖五人爲沈
尙書蔣編修尹公子陳文學及先生先生以示鼂考作
圖之年與魚門語鼂時相次時陳文學年纔十八今先
生外惟文學尙存仕爲郡倅亦已老矣圖後名公鄉賢
士題識數十人於今求之非特昔之耆耆宿德邈焉已
往卽與鼂年輩等者亦零落殆盡獨先生放志泉石三

四十年以文章詔後學於此夫豈非得天之至厚而鰥
亦忝值之於是時也圖有山陰梁相國記五人爵里具
焉先生俾鰥書其末夫人與圖罔有時變而圖可久存
圖終亦必毀而文字可以不泯千百年後必有想見先
生風流者願鰥非其人不足託也先生故人皆有題詠
魚門獨無名字其閒鰥識其辭亦以補其闕云

西園記

黟自漢爲縣而其後境屢析分爲佗邑今其縣所據者
蓋漢縣之北隅而已徽州處萬山中而黟又在徽州羣
山之隘略無平處民居其閒尤敦樸多古風魯語云瘠

上之民莫不好義誠不虛也其南二十里曰葉邨邨有
曰西園者葉君冠山之所爲也冠山篤行君子而好文
學老於諸生於其它西爲屋數間背山臨谿爲課子讀
書之所其子有和從余學爲文卓然有志於古昔人稱
洛陽多名園極鉅麗閎曠之觀惟司馬溫公獨樂園至
狹陋不足競其勝然人尤重其園者以溫公故也今西
園亦數畝地耳然以賢者創於前佳子弟承於後安知
異日世不絕重此園以謂逾於鉅麗閎曠者耶余年二
十二嘗一至黟未與葉君相識其時君之子尙未生園
尙未作也後幾四十年乃至歛去黟不遠亦未及識君

而歸獨君之子見告家有是園而已今君歿逾年君子
書來述君臨歿欲得余文爲園記余老矣殆不復入萬
山之隘以見所謂西園者又念能增重此園者君子也
豈在余文乎哉顧重君之賢傷君愛余之意姑爲文述
之以勗君之子至於初作園之日月及谿山登眺之勝
足以娛人耳目者皆不足論也

金焦同遊圖記

乾隆丁酉戊戌之歲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邀余主揚
州書院而王夢樓侍讀居京口嘗期之同遊金焦二山
屢宿僧寺一日三人對立山間悠然若有所悟思堂因

言欲使工爲三人共作一圖其後圖成而余已去揚州
里居不及見也思堂旋亦歸京師惟夢樓常居京口余
懷思兩君寄以詩云三客竝知非一世兩山迴首有餘
踪紀是事也數年思堂竟捐館舍又後數年其子丹厓
來爲江寧糧道余適在江寧相向感念思堂之不作獨
見賢子偉然繼武重泣江南悲思之懷一時交至丹厓
攜昔工所爲三人同遊之圖出以見示作圖時三人微
及斑白今鼎與夢樓皆鬢髮皓然與圖中不相似蓋屈
指閱十六年矣思堂之儀容固邈然旣已鼎與夢樓餘
年處世更復幾何未知此身與是圖當孰爲真幻因題

其後併以寄夢樓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姚鼐記

袁香亭畫冊記

香亭太守與其兄簡齋先生解官之後皆買宅金陵而寓居焉風流文采互相輝映園門內之盛也簡齋性好山水年六七十猶時出遊探極幽險凡東南佳山水天都匡廬天台武夷達於嶺海無不至而香亭自閉戶邀之壺出輒有難色其性與簡齋異者若此顧獨好畫窮日夕執筆爲之不倦蓋林樾煙雲之趣浩渺幽邃之觀水石竹木花葉鳥獸蟲魚之奇態香亭自具於胸而時接於几席之上意其遊亦未嘗異於簡齋耶茲冊香亭

摹董思白山水凡十二幅而簡齋自書詩十二首與相
閒香亭以示余余於詩畫深處非所能解自來金陵與
其兄弟交遊往來累歲識名其末以存其迹云

少邑尹張君畫羅漢記

畫家白描之法世間始於李伯時伯時龍眠山莊在吾
邑境嘗入龍眠求其故址卒不可知悵然而返而伯時
之畫生平亦未之見往者袁春圃方伯爲言曾於常州
僧寺見伯時畫一應真其衣摺引筆屈曲上下可二次
許止作一筆此殆爲真蹟無疑余聞而想見之不能忘
少尹張君以高才來涖敝邑多藝能以日治伯時舊里

追希妙蹟於簿書之暇作應真長卷持以見示俾書其
尾余既未睹李氏絕藝之真者不敢定君與伯時之畫
相去幾何又思伯時山莊西園諸圖有蘇米爲之記畫
泯記存使人讀而髣髴焉而余又無是文也徒歎美少
尹之逸情高韻欲塞其請漫書而歸之

江上攀轅圖記

仁和孫公總督江南歲未及期綱紀上張惠澤下布吏
愼而法良稅平而事簡人方樂其治而 上召公入

爲協辦大學士夏四月旌旆首途蓋艾壯稚扶攜追送
慕懷而不欲其發於是袁君樹爲之圖又有袁簡齋浦

柳愚兩君作詩以詠其事持以視鯢鯢謂公負閎偉之
才仰佐

聖治俯安黎甍外襄異域勳業播四海靡
不聞矣至其遇平生故舊無貴賤辭色愉愉執禮謙遜
之甚如布衣交此惟與公接者知焉孔子曰事君而達
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若公者不亦賢乎抑聞之
古王者勛諸侯詩曰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又曰彼交匪
敖萬福來求夫君子承天王德意以屏萬邦惕惕焉惟
恐不盡其任處位雖尊未嘗見爲此爲我寵貴資也故
驕傲之氣泯而屏翊之道至詩言賢侯之行二端而理
通於一君子觀人一節而知其備焉然則見公之處交

遊者如此而亦可以推明公爲大臣之度矣袁浦兩君
皆公鄉里故舊而躋則江南萬民之一又故人也故述
斯義於茲圖以爲敬愛公者公諡私情若是交至而公
德益宏矣

吳塘別墅記

無錫汪君銘常作別墅於吳塘之側又自定壽終之藏
於是地丹徒王夢樓先生爲之銘及作吳塘八韻詩寄
余觀之且使爲記昔莊生述子祀子與子犁子來謂孰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今汪君之志與此
四人者其奚異乎子來又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吾聞汪君能以厚德成其內行又擇山林湖陂之佳勝將以遺世事而樂其生此非所云善其生者乎夫夢樓了通釋氏無生之法殆無愧於子祀所云足與友者若余俯仰人間慕道而未見苟遇子祀當爲所擯夫烏足記汪君之墅獨念生平亦好樂山水渡江至丹徒止於夢樓之堂自是以東皆是迹未至今讀夢樓之詩景物奇勝足繫夢想尙思以異日東遊造錫山而窺吳塘之域接汪君之容而探其曠遠達觀之旨斯誠平生之至願矣昔蘇子瞻不識吳德仁因陳季常寄詩有寓物而不畱物之羨因以握手一笑相期余願亦以此觀之

汪君其尙可得歟是爲記

陳氏藏書樓記

士大夫好古能聚書籍者多矣而傳守至久遠者蓋少
唯鄞范氏天一閣書自明至今最多歷年歲國家修
四庫書取資范氏以助中秘之藏海內稱盛焉余家
近合淝聞合淝龔芝麓尙書所藏書亦至今未失其家
專以一樓廡之命一子弟賢者專司其事借讀入出必
有簿籍故其存也獲久聞范氏之家法蓋亦略與同焉
夫一人之心視其子孫皆一也而子孫輒好分異以書
籍與田宅奴僕資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割

書畫古蹟者聞之使人悲恨然則藏書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孫之賢不異也新城陳凝齋先生嘗購書萬卷其後諸子爲專作樓以貯手澤樓旁卽爲子孫讀書之舍今其仲子約堂太守又慮歲久而後人或有變也乃摹凝齋先生之像於石而奉之於樓下使後人一至其樓前而愴然思惕然悚愈久而不敢不敬守也以余少獲奉見凝齋先生乃以拓本寄余且命爲樓記余於先生後裔又識數人皆賢雋也而約堂用意又如是之至然則百年之後數海內藏書家必有屈指及新城陳氏者矣吾安得不樂而爲之記也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南宋資政殿大學士范文穆公既以文學著稱當世其詩尤爲天下所愛後世爲詩者每誦法之以謂宋詩人之傑然考公生平立朝出使卓有節行臨民布政方略可觀亦非第詩人之傑而已世傳公爲中書舍人時與張敬夫俱論已張說簽書樞密事說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宜爾也范致能與吾故交胡爲亦攻吾世以此或疑公吾謂此公之所以賢也君子之行不必同大趣歸於義而已拒小人甚嚴君子之介也於人何所不容故舊往來有不能絕者君子之和也至於當國家大政

進退賢不肖則不敢忘守官之節以平居暇好之私奪
朝廷是非之正此非賢者而能之乎易曰君子丈夫獨
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范公於張說殆若是矣吾益以
見公賢夫何以疑公哉公吳人也吳西南石湖公詠遊
之地故有祠歲久且頽嘉慶二年春觀察歷城方公大
興查公府同知欽汪君同泛舟石湖思范公之賢至公
祠而傷其敝始議更修之返告於方伯德化陳公及蘇
州太守任君皆樂成其事因聞於侍郎學使長沙劉公
及凡守牧江蘇者競出財而濟其功以其年某月竣事
方公至金陵語余請爲之記余謂范公之賢蓋當祠於

吳不朽而諸公之競勸於此亦有性情嗜好不必同而
同樂爲義者乎是固可紀也余生平未嘗至吳而慕其
山川之勝異日或從諸公瞻遊湖濱造於祠下見公像
而一酌焉公其謂是知我者哉

孫忠愍公祠記

明北平都督副使燕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
之材從高祖於淮上渡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奮伐元遺
孽深入失授身沒沙漠其忠烈之跡具載明史本傳忠
愍兄子諱繼達始同以族從淮上積戰功爲濠梁衛指
揮使忠愍侯定遠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拒

戰最久從徐達平士誠復有功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
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爲武進人指揮之子泰當建文時
爲北平都指揮使燕師起與戰於懷來中矢褰血力戰
竟陷陳死惠帝追封廣威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早從
太祖取沂州密州益都及克元都屢有功官至前軍都
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
聞凡四人而死事者二焉忠愍之子恪亦繼爲良將爵
至通侯矣而不畚與藍玉之禍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
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尙書文介公慎行則濠梁指揮之
八世孫而廣威之弟後也今究沂曹觀察星衍又文介

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寧城中買地建爲祀所以奉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三主冊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之藏甚備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餘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啟後賢不以遠遺不以已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閒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蹙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閒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閒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

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
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
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
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
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歷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
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以久敝矣
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
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
屋三楹以偃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
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

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常熟歸氏宗祠碑記

吳中歸氏皆出於唐翰林學士兵部尙書餘宣公之後宣公之孫五世其名可考五世之下夏宋及元其世次名爵皆佚焉明太僕丞震川先生作歸氏世譜論之詳矣常熟之族震川世譜所云在常熟者居自茆是也始自吳遷自茆者曰榮四公榮四七世孫曰椿震川所爲作歸府君墓誌銘者也其子有雷霆電三人寔於自茆建祖祠焉後其子孫自白茆遷常熟城內而白茆祠久圯壞乃夏建祠城北爲堂三閤中祀宣公旁祀始遷

祖榮四公以下凡三十五人堂後爲樓凡居白茆時所
藏石刻遺像皆遷藏於是時康熙六十年也迄嘉慶二
年今歸君文學寅亮拱等以堂久黯敝加丹雘而新之
又於堂前增建門廡凡八間而祠之規制乃益嚴以靖
常熟歸氏自明中葉至國朝二百年中以名德尤稱
鄉賢者曰刑部主政裔興公少詹惺崖公贈工部尙書
監茲公又有孝子松期公孝子故於宗祠堂側有專祠
今圯乃於其地重立之其三鄉賢則買地各建專祠於
宗祠之後逾年工悉竣乃至江寧請記於余余謂歸氏
在明著稱以崑山今世則以常熟至大司空公以

才德勃興列位正卿英古公侯族矣今歸君爲大司空
之孫繼承祖德而尤盡心於宗祀其道不已善乎且崇
先者一家私情也尙賢者天下公議也茲之立制蓋兼
盡之昔震川每惜古人宗法之壞而不可復而立宗祠
者收宗復古之先務吾聞震川無後嗣其墓在常熟宗
人爲修祭焉夫常熟之宗能厚於其別宗者猶如此而
況於其本宗哉由是推之其將弗憾於宗法之敝也歟
是足記也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記

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

悉在鍾山西南隅而率蔽於墻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爲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旣載其言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

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歟此亦非公今日所能
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
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茲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
識其所由作也嘉慶三年四月桐城姚鼐記

惜抱軒文集十五

賦

聖駕南巡賦

井序

臣聞王者兼覆九州內撫畿甸外察方岳其爲
道蓋至廣遠易傳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
觀民設教夫八方之氣不同而風行因上以生
物者天地之至德也九州之俗不同而天子省
民因方以成治者聖人之至教也古揚州之域
厥民輕心火耕水耨昔者嘗蒙

仁皇帝六莅之恩及

世宗十三年休養生息之福

皇帝承基至仁究物念東南之幽阻懼民隱之不聞
十六年二十二年時巡再莅於江淮察吏問俗
民勸於化夫恩篤者道崇志深者念遠海內承
平百年矣

天子仁沛而義凝南綏而北撫教友民而征不庭懷
異俗而廣徼塞風雨雷霆之所施地里億萬以
計受萬國之攸同輯祥輶而來備歸福

慈寧乾坤億豫重光之歲仲冬維

皇太后七旬萬壽之慶

聖孝攸崇推恩庶類北戶而北窮髮之南靡弗欣懌
既履逸樂不忘憂勤維茲江澗之間實

聖心所尤切二十七年春

玉輅復臨

清問疾苦禁脔翫於民萌昭震疊之宏業昔三代
王者繼有神聖上嘗攷之詩歌必先述其小心
勤惕治內治外罔弗安恬又使萬物得其理覽
艸野之鄙事然後民樂其德揚懌和之聲保世
滋大集庥福於無窮也以東南之區古稱難治

而

屬車三歷俗變風移豐美之化成謠詠之聲作雖其言不出於閭閻鄙俚而足以上占

國家隆治之昌景福之遠臣愚無似竊作賦一篇不敢自附於古詩之流亦欲以道鄉里之民情述觀見之所及以揚

盛世輝光之萬一云爾其辭曰

於皇時

清維

祖宗濬恭新熙佑民勤恤乃篤生

皇帝之文武睿蒞匹天邇而日行紹丕業而無逸穹

覆庶生萬方如一方內大和乃治遠夷既定邛
僂之外疆招西域而懷來乃有狼顧豕竄鳥距
魚鬐跳踉矜特巖幽曲渚之中而以仰抗天

天威萬士勃怒是

命將帥收準狽之兩蠡翕萬部而失氣定功慈嶺
之北關疆玉關之外蓋爲地二萬有餘里合古
三十六國而歸於郡縣之吏靡不被

德施而恩流葳蕤而滂沛治盼蠻產祥嘏雲日輝
和風雨歸善於

聖母錫福於下土重光元英日行牽牛臨於河渚

皇太后履萬壽而當七旬仰觀

聖孝巍崇邁於前古莫不踴躍歡欣忭手歌舞曰是
宜康豫無爲輝明黼黻而鏗鳴鐘鼓

皇帝曰嘻余敢自康自逸雖茲江淮東暨於越昔

聖祖恩加乎六巡及朕亦再爲臨閱而式加優恤顧猶
恐化澤有未究疾苦有未聞宜噢咻以三復益
朕弱而憚勤乃

命百吏稽禮文循前典加鴻仁水衡頒錢司農調
均散委積於京倉蠲租稅而拯貧

中誠使者汝領治河輦成金隄洪流逶迤然後禮

官奉儀太史練日首春晨暄

大駕將發總虎賁之禁旅陳鹵簿之有秩奉

慈寧之安輿乃迤出於殿闕條狼執轡誦訓夾軌華芒
道游秋秋猗猗沛艾騰蹏扶輶翼騑順和氣之
萌茁轉春郊之青旂帝裝景從雜遝重委日動
而雲飛邪拂乎海岱光燦燭乎淮沂當

驚輿之未行也先

明詔乎有衆曰咨吏以屆民維儉德之是奉假靡
靡以飭恭實朕心之攸痛快視聽於須臾懼百
室之癩痼所臨馳道宮館所供式攸循禮毋以

麗用

萬乘所至塵市無動度財大農毋敢私貢是以吏無
供帳之煩而民無威臨之恐迺以南徂乃觀大
河天雲澹而飛揚長風柔而蕩波龍伯戢其之
而從蜿蜒乎蛟鼉仰

萬乘之戾止召百靈而委蛇分渠浪蕩淮口是過名
官奉職金隄峩峩刻玉禮神永戢以和超渾流
而南踰徵萬民之咸喜儼雲日之輝光吾宿瞻
乎

天子茲念我之弗釋又再莅乎我里誠慰我之慕思

呼

萬歲而拜稽連襪接袂錯頂累趾扶掖麗翮亦攜稚
齒有垂伊絲楊柳依依有龍飛矣

天子之旅布廣澤與崇山敷春卉之披離茲風景之
未改夙昔懽乎

帝思宛來莅於茲土計杓運之數移旣長我之嬰稚
又增壽乎耄耆敦風俗之懋和閱多忭而阜熙
固

皇心之載嘉粵集休之孔宜迺

御龍舟黃頭擊櫂吳歛越吟涉江激譟謹鳧鴈之

鳴飛燭紫蘭之苗
冒晴日麗乎平臯
流帆揚而照耀
俯龍虎之盤蟠
招奔趨而繚繞
越江漢而超五湖
東以介乎海嶠
迺

御離宮周以清籟
鍾山之麓漸江之潯
倚郭控郊或帶田圃
梅林揚葩春禽初語
修竹菁菁谿流有涓
邇自昔兮

帝臨言於斯而晏處
不侈增乎前觀
有依閑兮庭廡儉德
昭乎軒楹

瘠藻宣於鐫鏤
爾乃莅南土觀稼穡
瀾湖陂利溝洫地
早燠而後寒稅再熟
而餘食美風雨之既和

見萬類之滋植榮柔而衣履豐麥青黃而倉廩實有非婦之餉饁懿茲農之樸力爰補助之攸行復胡憂於乏亟若夫左江右湖指次吳會天地鬱阻東被海介

皇甄治之有嚴吏慎防乎封界戢烏夷之肆心安商舶之失戒迺閱舟師殽艦載旆縱鳥逝而龍驤芴荒裔而四逮火焱發其煙流煙星奔而雷磔蛟龍竄伏而屏氣山島墮落而失隘瞰武節之式昭宣威校乎域外於是

帝乃頒賚守職長吏農工商販旣徧以備暢和氣之

休嘉鬱充塞乎天地迺朝羣辟展

皇儀張廣筵式燕私黼黻踰踰鼓鐘論詩佚於

隆恩載飽德施上

皇太后萬壽有祺合海隅之羣歡以上奉於一卮懽懽
帝德厥殷治教祛所患惡謹所好樂杜治術之陂邪
警愚蠢之失道嗟我友民世服忠孝服冠攸興
敬爲民導作嘉頌而揚休聲亦旣各宣其舞蹈
茲誦闐闐之所歌謠江海之潛爰進試其秀才
升時髦而允綸或宸宅於菰蘆而夕進於宮鄰
夫惟江澗之俗亦勞亦侈地下以阻包數千里

富以溢禮爲華秀以文辭爲靡矧厥土之最下
惟民力以營之澤艸所生芑種維宜桔槔挈首
注高引卑作力獨深於海內寡儲亦易以怨咨
苟非蒙

聖主之式臨何以永載於雍熙昔歲載陽旣責

帝趾

雲日其輝於江海俟民仰識乎

隆準習

玉輅之和音何念復於此而弗忘誠被德之滋深

上竭其思下寫爾忱八荒旣已阜安猶願瞻而有餘

心造至化以敦德將集祉萬億載以有壬

惜抱軒文集十六

祭文

祭林編修澍蕃文

嗚呼寥曠側而曠陰兮風四起而蕭瑟
帥未霜而先萎兮華始春而零落時
不可以中淹兮地不可以久宅路
遠荒忽兮天茫茫去海隅兮超河
漳窈窕慄慄兮恍遠望
上有母兮下有兄食不甘兮寢不寧
隱思子兮涕零年
弱而非壯兮貌暫而不頽邈不得
徠歸兮儻忽以終生
鬱紛綸之多才兮爲近臣而婉孌
出奉使而不欺兮入
在廷而款款世競諂以容進兮
蹇何君之徒倚挾寶珎

之照乘兮投淤泥而媿恥耿獨立其不懼兮孰余怒兮
孰喜水何坎而不逝兮民何生而不死失與得之須臾
兮吾至今而知君之不悔矣若蕙兮玉有輝朝吾室兮
暮子帷君愛子兮不忍歸青春鼂出薊兮階與子違殷
結友兮知者稀建旄兮醺醺風回回兮舫進難出淮汭
兮循邦望出涕兮江之干雖爲善兮何恃既寡妻兮無
子骨將朽兮道不毀千齡兮萬祀遊無生兮反無始尙
饗

祭張少詹曾敝文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鼎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

才鵬揚驥驚龍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
風雪載途共以車征邇圻其虜褰闢帷輪笑我擁袖懦
婦稚嬰省試罷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塘援衣出涕君爲
禁臣彪胷爛手裁觥朝脫暮誦士口鯨走南北五蹟一
升來則授榻行爲檢滕荒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窮士
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人或駭厭君恬不憎鯨
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揀過或喜
或頰嗚呼君往而孰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
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僞遂至詹事益持孤峻
衆所顧畏索刺癰疽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

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忤羣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
歲壬辰來僂去邇念君魁梧面丹有渥終接檐甍晨宵
商榷鼎始告歸君在大梁靳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
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徽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匣
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苟不可論旣瑩獨余又
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鼎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
其紼不撫其子寫辭可竄有悲曷已尙饗

祭侍潞川文

昔歲庚午鼎始鄉舉張徐汪君及君余伍初入京師寓
居佛寺君暨三君謂余同志余病而興不勝跪拜數子

時來色腴神快張徐先仕汪以繼登或中或外官爲世
稱操衡貴人妍媸以臆五貢有司子偕余斥君第之歲
我猶窮蹇忘君之喜爲我嗟咨又後四年余第南還幽
幽子室館我其閒重五泛舟萬夫呼譟風起水溢升龍
以櫂淮南冠蓋君飲之酒謔論諧辭擊掌濡首網魚於
江烹鱗璀璨有唱四酬怒出如薈始隕汪君追求莫及
四子人閒數於分合張君禁臣屢以才達直立巖巖羣
手交掇君丞太學黽屬尙書相憐失侶把手歔歔校文
四庫與子偕命晝几宵鐙日窮心競黽以疾還君留闕
下換秩翰林責殷身寡張君旣替茲春疾喪遺書報君

俾君悽愴聞緘讀復因問隨來天乎人乎奄受之災昔
其相知渥顏始冠未三十年凋零過半有才絕人引鏡
自寇擢性滑神終於不救君既亡子長女喪夫有稚攜
抱隱痛何如君之期余勉余爲義靡以益君俯仰懷媿
尙饗

祭劉海峯先生文

嗚呼自聖有述道存乎文孔徒之傑與顏同倫周室世
衰末流岐分或鳴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緜緜
豈無才士識開其本苟爲僨強卒躓而隕聖言載世有
炳其光蔽晦於矇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繼絕軌甘噬

胸膈寧遺腴旨賅萬逾俗去古則咫先生再興益殫厥
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挾按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
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妍不靡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
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場屋老授學官卒亦不居還處
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竝興和爲文
章執聖以繩劇談縱笑據几執觥召我總角左右是磨
賤子旣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古人以
任道期亶亶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又逾二十豈徒
君耄鰥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帷妻
妾要我牀前強坐業業猶有高言記爲士法孰承遺書

竟委几榻舉世范范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尙饗

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目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漚不擇所流蕩無外內森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昧吃口澁辭遇義大啟鳴

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畱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
君而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